

明星企业 与 企业明星

主 编 段 俊

南京大学出版社

520012



明星企业与企业明星

第一辑

主 编 段 俊

副主编 吴智宇 陈仁礼 唐 勇

顾 问 翁 展 石楚玉



南 京 大 学 出 版

1988·南京



2 017 2133 3

特约编辑 朱受之

明星企业与企业明星

主 编 段 俊

副主编 吴智宇 陈仁礼 唐 勇

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(南京大学校内)

江宁县丹阳印刷厂印刷

开本:787×1092 1/32 印张:9 字数:195千

1988年10月第1版 1988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10000册

ISBN 7-305-00348-4

1·15

定价: 2.50元

序

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明星，每个明星都深刻地反映他们所在时代的特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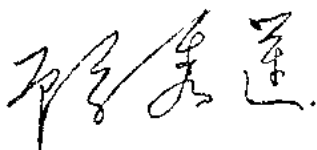
我们正处在一个伟大改革的时代，改革是当今世界的潮流，改革是当今中国的主旋律。在过去的十年间，作为我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中心环节的企业，始终被改革的浪潮推到了最前列，而充满着探索和创新精神的新型社会主义企业家，则无疑地成了时代的弄潮儿，成了人们最为关注的明星。

一个企业就是一个世界，一个企业家就是一种象征。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，新旧体制摩擦、交替的环境中，企业家和他们所领导、管理的企业，在改革和创新中，有成功，也有失败，有痛苦，也有快乐。他们所经历的一切，是我们整个时代的缩影。

本书的作者用报告文学的形式，生动地记述了我们江苏省部分明星企业和企业明星的事迹，读者可以通过他们的酸甜苦辣而体会到改

革的艰辛，了解到改革的进程，鼓舞起改革的勇气。

书中的明星都有着灼亮的过去，他们更应该有光辉的未来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政策，为他们开创了良好的环境，我衷心地祝愿，并希望正在逐渐成长起来的新型社会主义企业家和他们所领导、管理的企业，在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的过程中，能象天上的群星那样，永远闪耀。

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, consisting of three characters: '彭' (Peng), '蒙' (Meng), and '园' (Yuan). The characters are written in a cursive, flowing style.

一九八八年十月

目 录

一个人和他的坐标	夏坚勇 (1)
七彩飞虹	褚振德 任广年 李 健 (19)
“三环”在改革中崛起	渠建军 (34)
开拓者的脚步	黄 俭 (44)
不停步的探路者——朱阿荣	流 沙 (66)
四十年之路	徐州工程机械制造厂企业管理办公室 (78)
用好厂长权力 推进企业发展	李协培 (92)
他该姓什么	东 耳 (100)
目标——明天	周建中 (109)
在五彩缤纷的世界	刘德林 (119)

闯向天空的向日葵	阿 维 明 凤 (128)
江南一枝秀	葛修翰 (145)
事业 在他的心中	徐延华 (158)
来自“熊猫”世界的报告	张秋平 丁蔚文 (167)
沧海横流 方显出英雄本色	陈复观 解浩坤 (184)
步履匆匆	张希文 (198)
艰难的开拓	白 雾 (204)
钟山化工厂巡礼	丁蔚文 张秋平 (212)
春天的第一只燕子	关世楠 (223)
勇敢的开拓者	钱宏伟 (236)
“海鸥”飞翔曲	吴玉明 宋洪良 (248)
强者的逻辑	陈复观 (258)
瞄准世界的“大鹰”	卢一鸣 (272)

一个人和他的坐标

夏坚勇

一座严峻的人生坐标，X轴：文学——圣洁而辉煌的梦；
Y轴：工厂——铁与火直率的召唤。

他在这坐标里惨淡追求了30年，划出了一道执着而独特的人生轨迹：一个诗人气质的企业家。

此刻，他落落大方地笑着，双手递上他的名片说“请指导，请关照”。一口道地的扬州官话，带着古运河的清冽醇厚，那韵味犹如王少堂的《武松打虎》。

名片没有烫金，也没有眼下正时髦的中英文对照，令人一目了然：扬州气阀厂厂长，江苏省文艺家、企业家联谊会理事，省企业家学术研究会会员，《企业家报》驻扬州记者站站长

——张盛民。

一个农家少年站在古老的运河边，看田野落霞的瑰丽，听牧童短笛的悠远声，憧憬着文学殿堂

扬州自古就是出文人的地方。

维扬古郡、江左名都。扬州的山光水色是不用说的了，连月亮也格外中看，“天下三分明月夜，二分无赖是扬州”嘛。好山好水便少不了出美人，出才子。一本《全唐诗》，有多少诗篇是与扬州有关的，大概谁也没有统计过，仅杜牧的两句“十年一觉扬州梦，赢得青楼薄幸名”便足以风靡天下了。

扬州南郊有个小小的新坝镇，虽是弹丸之地，却也小有名气。据史家考证，唐诗中所谓“二十四桥明月夜，玉人何处教

吹箫”的“二十四桥”，即包括这一带地方的，可见这里历来便被文士们所关注。这里有竹篱茅舍的清幽，有农舍牧童之野趣，春去秋来，花开花落，永远是一曲恬静平和的乡村牧歌。沿江堤上溯几许，便到了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的瓜洲，那一幕令人惊心动魄的悲剧已成远古，只留下千古江流，千古慨叹。但新坝人并不自作多情地去想那些，他们关心的永远是眼前实实在在的生活，是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以及如何把锅里的玉米稀粥煮得稠一点。

1953年夏天，一个15岁的农家少年走出了乡村学校的大门。他高挑、清瘦，四方脸红朴朴的，象一株红高粱那样淳朴热烈。他在乡村的小路上自信地走着，不时捡起块瓦片在小河里打一串欢快的水漂漂。他毕业了，要回到自己祖祖辈辈生活的土地上去了。15岁的少年既不缺乏幻想，也不缺乏自信。他坚信世界是属于他的，而这个世界是一个辉煌的文学殿堂，他要伸开双臂去拥抱这殿堂。他要从此开始一种新的生活：一手拿锄，一手拿笔；既挥洒自己的汗水，也挥洒自己的才思。他将成为一个令人注目令人羡慕的农民作家。此刻，他手执一本赵树里的《小二黑结婚》，书包里用马兰纸装订的小本本上抄录着阮章竞的《漳河水》——这是他最崇拜的两位乡村作家。

就这样，15岁的张盛民在他人生的坐标上刻下了第一个浪漫的起点。

他有理由自信。他在乡村的私塾里读过“人之初，性本善”，受到过中国儒家文化的启蒙教育。又在学校里学过自然和历史，知道几千年文明史的大体脉胳和脚下这个地球的大体模样，甚至知道烟囱里冒出的一种叫二氧化碳的气体。这在当时的乡村，已经算得上一个不大不小的知识分子了。15岁的少

年富于幻想，但他从来就不是个空想家，古今中外的文学书籍固然熏陶了他心灵中的想象，但家乡的土地和劳作更造就了他坚韧的务实精神，他懂得历来的大才子们多是悬梁刺股，囊萤映雪的苦行僧，对此，他有足够的思想准备。十五岁的少年象顽童一样地天真，又象一个成熟的男子汉一样地理智。

他嗜好读书，又极富于情感。读书则手不释卷，古今中外的文学书籍，凡是能找到的，他都要找过来读。从历史演义到文学名篇，以至于历书、唱本，无不看得津津有味。读过了又久久不能平静，总是为书中人物的命运而魂牵梦迥，甚至掩卷垂泪。为了看一场电影，他手心里攥着卖鸡蛋得来的五分毛票，和伙伴们赶上十几里路。到了那边买票时，手心里的毛票已成了汗津津的一团。露天广场，8.75毫米的小机子，桌面大的小银幕，放映前还照例要有农业社的社长在麦克风里讲扫盲和生产，一场电影下来已是下半夜了，于是一路凯旋。大家兴奋得手舞足蹈，忽有人问：“盛民呢？”——他却远远地掉在后面，独自回味着电影中的人物与情节。或喜或悲。《天仙配》《保卫胜利果实》、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，还有甜糯糯的“一条大河波浪宽……”对于一个男孩子来说，这种多愁善感是有失丈夫气的。但对于一个迷恋于文学的青年来说，却不失为一种得天独厚的秉赋，文学是情感的结晶，他富有情感，富有得令人不可思议，看戏淌眼泪，替古人担忧，何必呢？

但谁也不怀疑，他会取得成功的。

那是个热火朝天的年代，互助组，合作化，人民公社。刚刚敲锣打鼓地把耕牛农具送进了农业社，马上又要大鸣大放，整风整社，晚上还要到扫盲夜校里上课，参加村剧团的秧歌排练。后来又成日成夜地大跃进、放卫星，吃公共食堂的大锅

饭。共产主义就在眼前，一抬腿就可以跨入天堂。15年赶超英国也绝对不成问题。当然，无论是“初级社”的土地分红，还是“高级社”的吃大锅南瓜稀饭的共产主义，都需要文化人，都需要算产量，写标语、宣讲文件。时代召唤着有理想有文化的一代青年，张盛民的抱负才华自然是不会被冷落的。

且看他这几年的履历，

1953年初中毕业回乡务农。

1954年任农业互助组会计。

1955年任农业初级社会会计、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。

1956年任农业高级社会会计兼新坝乡团委组织委员。

1958年任新坝人民公社辅导会计、秘书，并参加扬州市机关干部业余广播函授大学新闻系自修。

1959年被《新华日报》、江苏人民广播电台、《扬州日报》、扬州人民广播电台聘为通讯员，被扬州市文联吸收为诗歌创作组成员。

农业社的小会计并不影响他神圣的文学追求，相反，热火朝天的生活赋予了他充沛的才情。他文思如泉，一天不喷发便难以抑止。夏日的夜晚，当人们拍打着蒲扇在星光下纳凉时，当水牛在汪塘里烦躁地翻着水花，打着响鼻时，他却独自钻在土纱布的蚊帐里，大汗淋漓地在马兰纸上爬格子。那是怎样的一种如痴如迷的专注啊！简易的木板床上放一张小方杌子，杌子上放一盏煤油灯，煤油灯的灯焰被捻得极小，有如老妇的眼睛，忽闪忽闪的，一圈昏黄的微光。这一方面可以减少煤烟对蚊帐的污染，但更重要的却是为了节省那可怜的几滴煤油。一张小方杌子支撑起一个文学青年的大厦，张盛民在这大厦

的殿堂里自由自在地徜徉。他写诗：赞美月光下的小溪，春风里的麦苗，还有姑娘们辫梢上鲜红的蝴蝶结；他写通讯报道，传递播种的喜悦和收获的丰足；他还写评论，写歌词，写剧本……反正他胸中要写的很多很多，他尽情地抒发，尽情地倾吐，尽情地享受才华横溢的快乐。但那杵子上的灯焰却渐渐地小了，终于，无可奈何地跳跃了两下，熄了。四处一片漆黑，淹没了他心中一切的美：播种、收获、小溪、麦苗，还有姑娘们的蝴蝶结。他叹了口气，蹑手蹑脚地下了床，往灯盏里灌进少许水，又把灯头往下捻了捻，他学过自然，知道煤油的比重比水小，加了水，灯盏里残存的那点煤油会浮上来。于是，灯焰又热烈地跳跃起来，照耀着一座辉煌的文学殿堂。

他果然成功了，马兰纸上的墨迹变成了报纸上的铅字，第一次发表作品的那种狂喜就好象获得了整个世界，他开始有了点小名气。但他并不曾飘飘然，随着发表的东西多起来，先前的那种狂喜也逐渐变得淡薄。他知道自己还很稚嫩，比赵树理、阮章竞他们还差得很远，而且至今连全国性的报刊都没有上过。古往今来，扬州出了那么多青史留名的大文豪，自己为什么不能跻身于其中呢？

1963年4月15日，星期一……

直到现在，张盛民还铭记着这个日子，带着苦涩的幸福和无可挽回的遗憾。那一天风轻云淡，晴空里游丝飘忽，艳阳下麦哨轻摇，端的是烟花三月的好景致。那一天的《体育报》第二版上“劳动不能代替体育”发表了一篇份量不算很轻的作品，署名：张盛民。

第一次在全国性的报刊上亮相，张盛民焉能不喜？

但所喜者并非仅仅于此。

同一张《体育报》的第一版上，刊登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主

席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访问印度尼西亚的消息，配着大幅的传真照片。张盛民的文章恰恰就在传真照片背面，当他举起报纸欣赏自己的大作时，可以清楚地透视雅加达机场上的欢迎场面：刘少奇主席身着短袖衬衫，头戴巴拿马草帽，神采奕奕，仪态万方。夫人王光美身穿着富于民族风格的旗袍，脖子上的项链粒粒可数……

张盛民幸福、荣耀，他觉得自己和共和国主席在一起了——虽然这纯属一种偶然的巧合。

他把那张报纸精心收藏了起来。

但几年以后，当那场横扫一切的风暴刮来时，那张《体育报》和一叠厚厚的剪稿终于未能幸免于难，被销毁了，是作者自己颤抖着手把它销毁的。从此，张盛民的心灵深处便留下了一个巨大的空白。这不仅仅是为了一篇几千字的作品，而是为了比这更宝贵的……

从此，他对文学有些心灰意冷，以后，由上级组织分配，他到一个手工作坊式的农具社里，和铁与火打起了交道。

这农具社便是现今名闻遐迩的扬州气阀厂的前身——邗江县新坝铁农生产社。

从镰刀锄头到舌簧喇叭虽只是一步之遥，却也为那个红彤彤的时代所不容。于是张盛民三更造饭，四更上路，奔扬州城请愿来了。

传统的自然经济也需要一点为之服务的工业，于是中国便有了鲁班这样的工匠，给农夫铸犁铧、为樵者锻斧镰。数千年来，操持此业者大都父传子，子传孙，小本经营。解放了，集体了，也大抵是些零打碎敲的手工作坊而已。于是每个乡都有这么一片小厂，招牌一律冠以“××农具厂”或“××生产社”，老远，人们便能听到那叮叮当当的锻打声，待到夕阳西

沉，农民散工时，那作坊里的锻打声也便停息，于是走出几条粗黑汉子来，一直走入落霞和炊烟中去。

新坝铁木社便是这等格局的一家小厂。二三十条汉子，敲打些小农具，夏至生产锄头，小暑卖镰刀，年年亏损。但明知亏损也得干，因为没有镰刀锄头农民便不能耕作，农民不耕作国人便没有饭吃，国人没有饭吃便不能意气风发地闹革命，那时凡事一提到革命的高度便变得神圣起来。因此，每年乡里召开农业学大寨先进代表大会时，铁木社的头头照例总要上台捧奖状，戴红花，而且压根儿用不着脸红。

张盛民调到铁木社时，还是干老本行，当主管会计。后来又担任了理事会副主任，算是个负责人了，但还兼着主管会计。他这个人会算帐，铁木社亏损，他这个主管会计是第一个接触那些亏损数字的人。偏偏他又是个诗人，在他眼里，那一串冷冰冰的数字都极富于感情色彩，于是他拨拉算盘时便不能心平气和了，镰刀锄头自然要得，农业学大寨的好后勤固然要得，捧奖状戴红花也固然要得。但如果既能保证这些“要得”，又能转亏为盈，岂不更好？赚钱自然不能在镰刀锄头上刮，但铁木社为什么非要在一棵树上吊死呢？一边搞农具生产，一边搞点来钱的门路，两条腿走路，不是更好吗？

门路很快就有了：生产舌簧喇叭。

这门路有几大优越性：一是投资少，那玩意儿工艺简单，用不着什么复杂的技术，真的只要“一颗红心两只手”，便能上马。二是销路好，那阵子乡村里正普及有线广播，舌簧喇叭特别抢手。三是名声好，为宣传毛泽东思想而生产，堂而皇之，谁敢阻挡？

但偏偏有人阻挡。

请不要忘记那是个什么时代：1967年冬天。

设备购置了，原料也进了，就等着上马了。张盛民还准备到公社革委会去报个喜，扩大扩大影响。但公社革委会的那位主任却冷冰冰地吐出两个字来：“下马！”

主任觉得自己占着理：“铁木社是为农业生产服务的，只能姓农。”

张盛民说：“谁也没说改姓呀，还姓农。”

主任说：“用生产舌簧喇叭冲击生产农具，这是方向性错误。”

张盛民说：“这不是冲击，是两条腿走路。——再说，生产舌簧喇叭是为宣传毛泽东思想服务的。”

但主任却不买帐：“在农村，毛泽东思想就是农业学大寨，你用利润挂帅冲击农业学大寨，就是冲击毛泽东思想。”

话越说越重了，双方都撕破了面皮，张盛民把手掌重重地在桌上一拍：“你别拿‘冲击’来吓人，我不怕。我张盛民只要坚持对社会有益，不违法乱纪，看能把我咋的……”

但拍桌子也没用，人家官大一级压死人，他不锁下牙齿印、你就是上不了马。况且人家还掌握了批判的武器，“钱没拿错，铺没睡错咋的？路线走错了最危险。”张盛民败下阵来。

但是他不服气，回到家里辗转难眠，诗人的那股激情又燃烧起来。他想发泄，想呼喊，想写诗。但现在不是写诗的时候。他跳下床，起草了一份慷慨激昂的报告，又草草吃了点饭，看看天色尚早，却再也呆不住了，推出自行车上了路。

赶到扬州时，东方才有点发白。他径直找到县工交财计组组长、原来的副县长张锡禄家。

张副县长虽然认识张盛民，但看了报告，皱着眉

头说：“你们厂是生产农具的，搞广播器材是冲击农业生产，不能搞。可以让给别的厂生产嘛”。

碰了个不软不硬的钉子，但张盛民并不气馁，仍然坚持生产舌簧喇叭。周旋了五六个月，他又洋洋洒洒地写了份长达数千字的报告，第二次上扬州“请愿”来了。时值酷暑，炎热的烈日将他烤得汗流夹背，但他顾不上休息，便去找生产指挥组组长、原县委副书记杨萍，一边汇报情况，一边递交了报告。看到了张盛民那大汗淋漓的模样，杨萍受感动了，他找来原商业周副局长周遇春。杨组长对周副局长说：“你要帮老张把问题解决了，舌簧喇叭若不准销，资金积压，相反会影响农具生产。”于是，两位领导在报告上签了字，但“仅此一次，下不为例”。

张盛民拿了鸡毛当令箭，中午在一家同行厂匆匆吃了碗开水泡锅巴饭，便顶着炎日迫不及待地骑自行车赶回厂里。

回到厂里便红红火火地组织生产，消息传出去了，舌簧喇叭还没出厂，订购的已拥上门来，一时供不应求。于是托人情走后门的也来了，弄到后来，那位公社革委会主任也来找张盛民了，亲亲热热地向他递香烟，说县里的夏富林主任要买2000只喇叭，找到了他。张盛民觉得又好气又好笑：当初你不是拍桌子打板凳地不让生产吗？不是说我们冲击了学大寨，走错了路线吗？怎么今天又来求我了？但心里虽这样想，脸上却不露声色以礼相待，2000只喇叭照给，以后有困难，再来找我……

小小的舌簧喇叭给铁社带来了生机，张盛民这个主管会计的日子好过了，有钱男子汉，没钱汉子难，世界上毕竟还是钱顶用。过去每到关饷时，会计就愁眉不展。有一年接近年关，铁木社发不出工资，干部冒着雨雪，步行40里到扬州向人家借钱，坐人家的冷板凳，有时上面发一点材料也没钱买回来，只得在货郎担上进一点废旧回笼铁加工小农具。这一切，现

在都不用愁了。

但张盛民并不是个目光短浅的守财奴，赚钱的目的是为了扩大再生产，他要开拓更大的事业。第二年，他们用生产舌簧喇叭的利润买了一台63吨大冲床。那时候，汽车只能开到新坝从新坝镇到厂里还有几百公尺土路。为了通过这几百公尺，张盛民和工人们只得把冲床的零件拆下来，一件件抬回厂。主机抬不动，使用钢丝绳象拔河似地拖回来。一台冲床，几百公尺土路，用平板车几分钟就能完成的事，他们几十条汉子整整干了一个通宵。

创业难啊！

但张盛民雄心勃勃，他把厂名更改为“邗江县新坝农机厂”。他要搞机械，生产水泵、冲床，仪表车床、单相电表，还要生产气体压缩机配件——环状阀片。

就在张盛民雄心勃勃地开拓他的事业时，上级一纸调令，他离开了农机厂。

这一走就是整整五年。

一个诗人气质的厂长自然独具慧眼，他看到的不是一堆冷冰冰的钢铁组合体，而是活生生的人；人的情感，人的利益，人的素质……

1978年暮春的一个早上，当张盛民重又走进新坝农机厂的大门时，心情可不象大门外的春色那样明媚。

新坝农机厂又一次面临着倒闭的困境：产品销不出去，工人无活可干，当年张盛民在这里规划的产品，到现在还没有拿出来。新任厂长走在厂内的过道上，感到整座工厂犹如凄凉荒芜。再加上从两旁射来的一双双懒散而忧怨的目光，他全身感到发悸。

张盛民走进了厂长办公室，开始接手工作了。现在他才明